

永不褪色的枫叶

■魏 苏

人间忽晚，山河已秋，正是观赏枫叶的好时候。那一抹抹浓烈而灿烂的红，绚丽如画，在阳光下摇曳生姿，给大地增添了无比生动的秋韵。观赏红叶，北有香山，层林尽染，南有栖霞，美不胜收。这次，我要来到宁波招宝山下，探访一位如枫叶般美丽的烈士，追寻她为革命事业傲霜斗雪的一生。

朱枫烈士纪念楼位于镇海中学校园内，而学校所在地镇海素有“浙东门户，海天雄镇”之称，自古是海防重镇。走进镇海中学，周末的校园安静典雅，亭台楼阁，石桥卧波，有着江南独有的静谧和柔软。沿草坪间的小路往东南方向走几十米，一座玲珑隽雅的两层小别墅静静伫立在眼前。院墙洞门上有一块扇形石牌，上书“憩园”二字。院内石板铺地，藤萝蔓生，小楼大小六间，白墙黑瓦，朱楼雕梁，洞门楼阁回廊，别致小巧。小楼前，朱枫烈士的半身铜像沉静而坚毅地眺望远方，抬头望是“朱枫烈士纪念楼”匾额。

走进纪念楼的展厅，认真观看一帧帧照片，端详烈士使用过的衣物，品读一封封来往家信，追寻朱枫从一位富家千金成长为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的历程。

1905年，朱枫出生在镇海县城的一个渔业之家，幼时家中席丰履厚。她童年寄情于读书临帖，聪慧过人，很有文才。16岁就读于宁波竹洲女子师范，与革命家陈修良成为同窗好友。1926年，经陈修良推荐，朱枫成为大书法家沙孟海的弟子，沙先生为她取名湛之。

朱枫本可在优渥舒适的生活环境里安然度日，过完令常人羡慕的一生。可她没有，她崇拜的英雄是秋瑾，最终她冲破封建大家庭的重重阻力，克服种种困难参加共产党走向革命。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日子里，虽为女

子，也感到“匹夫有责”，她悬挂沙孟海书赠的大幅条屏激励自己。朱枫投身救亡运动，开展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活动，震动了镇海城。她长于教歌，为了更易于为群众接受，特意先教岳飞名篇古调《满江红》和大家熟悉的《木兰辞》。她把青年组织起来演戏，演的活报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保卫卢沟桥》令人为之动容、热泪盈眶。

有一张照片，她身穿浅色短袖旗袍，眼含笑意，安详地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，看上去就是位温柔多情的妻子。很多人说朱枫是“女余则成”，是“红色特工”，但在女儿心里，她就是一位母亲。她印象中的母亲，头发齐肩，穿一件朴素的旗袍，很少戴首饰，偶尔会在领口别一枚水钻胸针。唯一不同的是眼神，就义时眼里满是刚强，在女儿心中，她始终是温婉娴静的。

“休言女子非英物，夜夜龙泉壁上鸣”，李敏、胡蕉琴、朱凡、陈晓云、冯和兰，四明大地上，有许多位像朱枫这样的巾帼英雄，家国危难之时，脱下霓裳，换上戎装，虽生为女儿身，但不比男儿弱，满腔热血、一腔忠诚。牺牲青春，以如花的年龄绽放在漆黑的冬夜；牺牲姓名，隐姓埋名，易名明志，以新的身份投入新的战斗；牺牲家庭，留给孩子们数十年无尽的思念；牺牲生命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铁骨铮铮，正气凛然。她们是英烈之花，那一张张生动的面容，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，经过时光淬炼，散发出弥久的醇香，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之一。

“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菇粥，五岱洋种菜挑粪，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，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……是那样温情的……”这是新中国

诞生前夕朱枫写给丈夫朱晓光的家信，尺素寸心，细腻真挚，平静无华的字句里，饱含深情。

朱枫为了革命工作，辗转奔波各地，和家人聚少离多。但在给亲人的书信中，她再三强调：“这个时候，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，更重要的事应先去做。”1949年10月，组织决定派朱枫潜入台湾开展工作。一边是党的召

唤，一边是儿女的呼喊。正准备移交工作、束装就道的朱枫，又把个人的事情放在一边，去做更重要的工作了。

枫叶经霜红更好！朱枫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但她已化为人们心中一枚永不褪色的枫叶，用自己热烈的鲜血，在秋日里燃起生命之火，驭风而舞，绚烂如霞，永不凋零。



农民画《幸福赶海人》

朱碧云 绘

夜市里的烟火

■欧兢兢

天刚蒙蒙黑，夜市就活泛开了。

铁皮棚子“哐当”一架，惊得电线杆上的麻雀扑棱棱飞。三轮车“吱呀吱呀”推来，炭炉里红彤彤的，竹签子在筐里“哗啦哗啦”响成一片。穿汗衫的摊主们蹲在路边卷纸烟，火星子一明一灭，像谁在偷偷眨眼睛。

王叔的烧烤摊最先冒起青烟。他烤韭菜跟耍杂技似的，竹签子在手裡转得飞快，韭菜叶子“唰唰”地翻着面。“滋啦——”羊油滴在炭火上，腾起一股白烟，裹着孜然的香味直往人鼻子里钻。穿校服的小子踮着脚，扯着嗓子喊：“王叔！我的腰子要焦啦！”小情侣捧着冰啤酒，“叮”地碰一下杯，笑得前仰后合。退休的老李头拄着根木拐，颤巍巍地凑过来：“老王，给我来两串腰花，多放辣！”王叔抹了把汗，咧嘴一笑：“得嘞！我这炭火，专治各种没胃口！”

转角张姨的冰粉摊亮堂堂的，玻璃柜里，山楂片摆得整整齐齐，像座小山；葡萄干黑亮黑亮的，像撒了把小芝麻。她舀冰粉的银勺子“叮叮咚咚”响个不停，糖水淋下去，冰粉颤巍巍的，像果冻一样。“闺女，尝尝我新熬的桂花蜜，可甜了！”她总爱多给我舀一勺红豆，“我闺女也爱吃这口。”前儿下暴雨，玻璃柜没放稳，“哗啦”一下翻了，山楂片滚得满地都是。卖袜子的刘婶举着伞跑过来，嘴里喊着：“慢点儿慢点儿，别踩着！”修鞋的老赵蹲在地上，一个一个地帮着捡，雨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流，他还笑着说：“没事儿，洗洗还能吃！”

老周头的炒粉摊在巷子最里头，他颠锅跟打快板似的，铁锅“哐当”一甩，河粉在空中划出一道金黄的弧线，稳稳地落回锅里。酸豆角是他自家晒的，酸里透着股甜丝丝的味儿。有回城管来检查，他慌得手一抖，整锅炒粉“啪嗒”一下全扣地上了，油星溅在裤腿上，烫出好几个泡。他蹲在墙边，一边揉腿一边直叹气。这时，常来吃粉的王老师走过来，塞给他几片

创可贴，对面卖水果的小夫妻也推来半瓶啤酒：“周大爷，润润嗓子，别着急！”

陈伯的修表摊支着盏小台灯，老花镜滑到鼻尖上，他眯着眼睛，用镊子夹着比米粒还小的齿轮，小心翼翼地摆弄着。他的工具箱里，装着整条街的秘密：女学生送来摔裂的手表，他偷偷把维修费改成五点二零，还笑着说：“这数字吉利！”出租车司机的旧怀表，修好后，他在表盖上刻了朵歪歪扭扭的梅花，递过去时还说：“送你的，比原来还好看！”说着，往我手里塞了颗水果糖，糖纸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

入秋了，夜市里添了糖炒栗子摊。铁砂在锅里“沙沙”地翻滚着，栗子壳裂开时发出“咔吧咔吧”的响声。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帮摊主推车，经常光顾的小李见着王叔就喊：“王大爷，今儿生意咋样？”王叔递上一串刚烤好的韭菜给他：“趁热吃！比你们食堂的香多了！”前儿降温，不知谁给每辆推车的把手都缠上了毛线套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，摸上去软乎乎的，像握着团暖烘烘的太阳，心里也跟着暖了起来。

夜市就像面哈哈镜，炭火是它跳动的眼睛，油烟是它吐出的热气，吆喝声里藏着说不完的密码。白日里，人们被西装勒出红印子，被高跟鞋磨破了脚后跟，可一到这儿，那些烦恼就像被施了魔法，全都不见了。冰啤酒泡沫溢出来，炒粉香钻进鼻子，修表匠的镊子夹起一粒尘——生活的褶子，就这么被慢慢抻平了。

收摊的时候最温馨，铁皮棚子“吱呀吱呀”地合拢，像只收起翅膀的老母鸡。王叔帮张姨抬玻璃柜，老周头扶着陈伯的三轮车，小李拿着扫帚扫地上的竹签。月光把大家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，长过了所有没说出口的“谢谢”和“明天见”。城市睡了，可夜市的烟火气却悄悄爬上窗台，给每盏灯都裹了层蜜色的光，甜丝丝的，就像张姨多给的那勺红豆，暖到人心里去。（作者为企业职员）

母亲的烤芋艿

■颜文祥

堂沿间，弥漫着新鲜的泥土气息，每每让母亲满心欢喜。

芋艿吃法颇多，红烧入味，下饭绝佳；椒盐鲜香，也是一道美味。但母亲独爱盐烤，也唯有此法，方能释放芋艿最本真的山野滋味。

不少人觉得烤芋艿简单：清水洗净，平铺锅底，添水，撒一把粗盐，小火慢煨，便是全部工序。其实，越是看似简单，入味与否，全在分寸之间。火候的掌握十分考验功力，火弱了，内里夹生，口感生硬；火猛则水分耗竭，食之无味。放盐同样讲究，盐多掩去了芋艿的清甜，盐少味如嚼蜡，失了烟火底蕴。

母亲对烤芋艿的尺度了然于胸，守着土灶数十年，章法全是一代代实操之后的熟能生巧。灶火明灭间，她静立灶台边，看水汽升腾，听锅壁微响，便能精准把控火势与时长。一把粗盐随手撒下，不多不少，吃来就是芋艿的本味。揭锅的那一刹，温热的草木香气混着淡淡的盐香扑面而来，充盈整间老屋。出锅的芋艿，轻轻撕去沾着盐粒的外皮，内里湿润金黄，咬上一口，软糯绵密，清甜缓缓自舌尖漫开。这味道，是山野清风，是父亲掌心泥土的气息，更是母亲在灶台边流逝的岁岁年年。

其实，母亲的烤芋艿，在外人尝来是偏咸的，落在我的味蕾上，却是咸淡适中。此前山里人日子过得清贫，饭菜口味普遍有些咸，母亲的手艺也不例外。久而久之，稍微偏咸就是我的最佳滋味。母亲的烤芋艿，旁人或许未必觉得好吃，在我心中那是无可替代的美味——这是母亲给孩子的一份独特味道！

正因眷恋这份味道，每次离开老家时，母亲总会提前准备一盒烤芋艿，塞进我的行囊。我带去的哪里是芋艿，分明是整个老家的爱。晚上在家闲坐追剧时，取出几颗芋艿当夜宵，一口咬下，满嘴是山里的风、灶膛的火，还有父亲藏在烟火深处，未曾宣之于口的惦念。这烤芋艿，早已超越了小食本身，它是父辈绵长的牵挂。只要这口滋味尚在，老家就永远是归途，乡愁便有安放之处。

一只蝴蝶掠过我

■鹿南

一只蝴蝶掠过我，落在绿草如茵的广场
我用中年的苍白，凝视眼前的泥土
那小小的黑夜里，腐叶层层堆积
而逐渐浑圆的秋日，停留在树梢
停留在灰鸽饱满的体内

月光澄澈

■清宸

月光澄澈，总能勾起人间悲欢离合。“月上木兰有骨，凌冰怀人如玉”，对月宜思家，对月堪怀人。明月最为慷慨，清辉遍洒，既落在你的肩头，也映向他的身后。唐朝开元年间，名相张九龄离家在外，对着天涯明月不由得思念亲人，情动于衷，诗落笔尖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短短十字，抒写跨越山海共情。明月看似古今同一，万里皆然，可人们寄托于月中的幽思却各不相同。杜甫在《月夜忆舍弟》中写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此后，每一个漂泊异乡的中国人，一旦思念故土，总会仰头深情吟诵这一句。正所谓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一如故乡的月色般纯净，映照赤子之心。

一张秋天的邀请函

■溪上

英仙座的流星发来一张秋天的邀请函
那些掉落在天的边缘的星星
没有人知道落向哪里
月光越来越趋向圆满
这清冷的光芒一样普照大地
只不过，我时常忽略它的存在
深夜，马路上依旧传来轮胎摩擦沥青的声音
无穷尽的时光：从星际穿越而来的星光
光年不能穷尽我的想象力
秋天已在我知觉之前悄然来临
伸出手，感知窗外的晚风
露珠的凉意需要梦的发酵才成为早晨的馈赠
那些抵达我的目光的星光
已在宇宙跋涉无数岁月——
生活的哲学还停留在昨天

一只蝴蝶掠过我

■鹿南

一只蝴蝶掠过我，落在绿草如茵的广场
我用中年的苍白，凝视眼前的泥土
那小小的黑夜里，腐叶层层堆积
而逐渐浑圆的秋日，停留在树梢
停留在灰鸽饱满的体内

月光澄澈

■清宸

月光澄澈，总能勾起人间悲欢离合。“月上木兰有骨，凌冰怀人如玉”，对月宜思家，对月堪怀人。明月最为慷慨，清辉遍洒，既落在你的肩头，也映向他的身后。唐朝开元年间，名相张九龄离家在外，对着天涯明月不由得思念亲人，情动于衷，诗落笔尖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短短十字，抒写跨越山海共情。明月看似古今同一，万里皆然，可人们寄托于月中的幽思却各不相同。杜甫在《月夜忆舍弟》中写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此后，每一个漂泊异乡的中国人，一旦思念故土，总会仰头深情吟诵这一句。正所谓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一如故乡的月色般纯净，映照赤子之心。

一张秋天的邀请函

■溪上

英仙座的流星发来一张秋天的邀请函
那些掉落在天的边缘的星星
没有人知道落向哪里
月光越来越趋向圆满
这清冷的光芒一样普照大地
只不过，我时常忽略它的存在
深夜，马路上依旧传来轮胎摩擦沥青的声音
无穷尽的时光：从星际穿越而来的星光
光年不能穷尽我的想象力
秋天已在我知觉之前悄然来临
伸出手，感知窗外的晚风
露珠的凉意需要梦的发酵才成为早晨的馈赠
那些抵达我的目光的星光
已在宇宙跋涉无数岁月——
生活的哲学还停留在昨天

笔谭

刊头书法：方向前

四明周刊·笔谭

2026年9月28日 星期一